



# 大猎捕

## THE GREAT HUNT

时光之轮流转不息，岁月来去如风，世界更替只留下回忆；时间流淌，则留给回忆留下印记，佳句又慢慢成为碑石。而吾同一把流转到春临时，连种菜也早已烟消云散。



罗伯特·乔丹 著  
李镭 译



中国出版集团  
东方出版中心

THE GREAT HUNT

# 大猎捕

罗伯特·乔丹 (Robert Jordan) 著  
李镛 译



The Wheel of Time 2

东方出版中心

# 目 录

## —— 时光之轮 6：大猎捕（下）

- 第 23 章 测试 \_\_\_\_\_ 1
- 第 24 章 新朋友和旧敌人 \_\_\_\_\_ 19
- 第 25 章 凯瑞安 \_\_\_\_\_ 29
- 第 26 章 不和谐的音符 \_\_\_\_\_ 40
- 第 27 章 暗夜中的阴影 \_\_\_\_\_ 51
- 第 28 章 因缘中的一条新线 \_\_\_\_\_ 63
- 第 29 章 霄辰 \_\_\_\_\_ 70
- 第 30 章 达斯戴马 \_\_\_\_\_ 86
- 第 31 章 气味的痕迹 \_\_\_\_\_ 97
- 第 32 章 危险的词句 \_\_\_\_\_ 108
- 第 33 章 来自黑暗的口信 \_\_\_\_\_ 117
- 第 34 章 时光之轮的编织 \_\_\_\_\_ 129
- 第 35 章 曹福聚落 \_\_\_\_\_ 142
- 第 36 章 在长老中 \_\_\_\_\_ 153
- 第 37 章 可能的 \_\_\_\_\_ 161
- 第 38 章 练习 \_\_\_\_\_ 172
- 第 39 章 逃离白塔 \_\_\_\_\_ 183
- 第 40 章 罪奴 \_\_\_\_\_ 194

第 41 章	争执	208
第 42 章	法美镇	216
第 43 章	计划	225
第 44 章	五骑向前	232
第 45 章	剑技大师	241
第 46 章	从暗影中出来	258
第 47 章	坟墓无法阻挡我的召唤	269
第 48 章	第一要求	278
第 49 章	命中注定	283
第 50 章	尾声	289

名词解释 291

中英译名对照表 301

编后记 310

## 第 23 章

---



### 测 试

奈妮薇小心地打量眼前这个巨大的房间，又转过头，同样谨慎地望着身边的雪瑞安。她们所在之处是在白塔下相当深的地方。这位初阶生师尊看起来像是在期待什么，甚至可以说，她已经有点不耐烦了。在塔瓦隆不多的日子里，奈妮薇只见过两仪师平静和蔼的面容，似乎她们可以微笑着接纳任何事情。

眼前这个圆顶房间是从这座岛的基岩中开凿出来的。

白色光滑的石墙反射着从高处洒下来的灯光。在圆顶正中心的下方，是三道环绕在一起的白银拱门。每道拱门刚好一个人高，它们坐落在一个厚壁银环边上，拱门和银环浑然一体，每道拱门也都连接着另一道拱门。奈妮薇看不见拱门中间放了什么，只见光线奇怪地闪烁其中，如果看得太久，她就会有一种眩晕反胃的感觉。在每道拱门和银环相接处，都有一位两仪师盘腿坐在石板地上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座白银建筑。有一位两仪师站在一张朴素的桌子旁边，桌面上放着三只巨大的白银圣杯。奈妮薇早已被告知，这些杯子里装的都是纯净的清水。包括雪瑞安在内，屋中的五位两仪师都戴着披肩。雪瑞安的披肩流苏为蓝色；站在桌边皮肤黝黑的两仪师披肩流苏为红色；坐在拱门周围的三位两仪师披肩流苏则分别是绿色、白色和灰色。奈妮薇仍然穿着她在法达拉

时穿着的衣服，灰绿色的丝衣上绣着白色碎花。

“先是扔下我一个人，让我一天到晚只能数手指。”奈妮薇低声嘀咕，“现在又这么匆忙地……”

“时间不等人。”雪瑞安说道，“时光之轮依照它自己的意愿编织命运。当它的意愿出现时，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的。耐心是必须学会的美德，但我们也必须为瞬间的改变做好准备。”

奈妮薇竭力让自己不显出恼火的样子，很多时候，这个火焰发色的两仪师说话就像引经据典般，但实际上她说的可能只是很普通的内容。这件事令奈妮薇感到极为恼火。“那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特法器。”

“嗯，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它是做什么用的？”

“孩子，特法器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就像法器和超法器一样，这些与至上力相关的珍宝都是传说纪元的遗物。不过特法器并不像另外两样那么稀有。只是某些特法器必须由两仪师来使用，就像这一件；还有一些可以被任何有导引能力的女人使用。据说，还有一些特法器则是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。和法器与超法器不同的是，特法器是因特殊目的而制成的，我们塔中的另一件特法器就被用来确保誓言的有效性。当你成为真正的两仪师时，你将对着那件特法器立下你最终的誓言，不得有半字虚假。不能制造武器，让男人互相残杀；除非为了对抗暗黑之友和暗影生物，或者在紧要关头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、护法的生命和其他姐妹的生命，否则永远也不能将至上力当作武器。”

奈妮薇不停地摇着头。听雪瑞安的语气，她要不就是认为这些誓言的内容太多了，要不就是认为这些内容太少了。

“以前的两仪师并不需要立誓。身为一名两仪师，只需要知道自己是什么人，自己的职责何在，这就够了，我们之中有很多人希望这种情况永远不会改变。但时光之轮不停转动，时代也永远在改变。我们立下这些誓言，也因坚守誓言而信誉卓著，这让诸国不再害怕我们会滥用至上力来对抗他们。在兽魔人战争和百年战争之间，我们做出了这样的决定，正因如此，白塔至今才得以屹立不倒，我们也才能继续对抗暗影。”雪瑞安深吸了一口气，“光明啊，孩子，这些年来，我总是在这里教导像你这样的女子，让你们知道这些事情，这种情况不可能会有完结的时候。现在，你必将与特法器建立联系，我们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会被制造出来，而且我们也只敢使用其中几件。也许我们大胆使用它们而做的事情，和它们当初被制造出来的目的完全不同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学会要谨慎对待它们。但这些年来，为了研究这些特法器，我们也付出不少代价：不少两仪师死

于非命，或者被她们自己的力量烧毁。”

奈妮薇哆嗦了一下。“你想要我走进其中一道拱门？”拱门中的光线变得黯淡了些，但奈妮薇仍然无法看清里头的情况。

“我们知道这件特法器的功用，它将带你直接面对你内心最大的恐惧。”雪瑞安露出愉快的笑容。“没有人会问你遇到了些什么，你只要依照自己的想法去说就好了。每个女子的恐惧都是她的隐私。”

奈妮薇模糊地想起她害怕蜘蛛的事情，她尤其害怕黑暗中的蜘蛛，但她不认为雪瑞安指的是这件事。“我只需从一道拱门进去，然后从另一道门出来，这样走上三次，就可以了？”

两仪师恼怒地调整了一下披肩。“如果你认为这样就可以，我只能回答你，是的。”她面无表情地说道，“我告诉过你这里必须遵守的礼仪，就像我告诉其他任何被允许来到这里的人一样。如果你以初阶生的身份来到这里，你就会全心地理解这些事。不要害怕犯下错误，有必要的話，我会提醒你，你确定你已经做好面对它的准备？如果你现在想停下来，我还是可以把你的名字写进初阶生的名册里。”

“不！”

“很好，那么，我现在告诉你两件事，只有来到这个房间里的女子才能知道的两件事。第一，你一旦开始，就必须一直坚持到结束。如果你拒绝前进，无论你的资质如何，你都会被送出白塔，并得到足够你生活一年的银子，但你将永远不得回来。”奈妮薇张开嘴，想说自己不会畏缩，但雪瑞安用力一挥手，阻止她说话。“听着，当你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再开口。第二，无论是寻找，是抗争，都要先知道它的危险。你要在这里知道这件事的危险，曾经有一些女子走进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出来过。当这件特法器恢复平静的时候，她们——已经——不在——里面了。再没有人见过她们。如果你还想活下去，你就必须有坚定的信念。踌躇，后退，还有……”她的沉默比任何言辞都更具压力。“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孩子，你现在还可以转身离开，我还能将你的名字写进初阶生的名册里。你的记录上只会留下一个标记，但你还有两次机会可以来到这里。只有在你第三次拒绝接受测验的时候，你才会被送出白塔，拒绝并不是耻辱，有许多人最后都放弃了。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也没有勇气接受测验。现在，你可以说话了。”

奈妮薇侧目看了那三座白银拱门一眼。它们中央的光芒已经不再飘摇不定。充盈在其中的，变成了一片稳定而柔和的白光。奈妮薇知道，如果她想学习新的事物，她必须先得到对见习生发问的自由、自主学习的自由，除非她主动

要求，否则她不想任何人对她颐指气使。我一定要让沐瑞为她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。一定！“我准备好了。”

雪瑞安缓步走进房间。奈妮薇则与她并肩而行。

她们的动作仿佛是一个信号。站在桌边的红宗两仪师立刻用洪亮且庄重的嗓音说道：“姐妹，你带谁前来此地？”特法器周围的三位两仪师仍旧全神贯注地望着拱门内的光芒。

“一位想成为见习生的人，姐妹。”雪瑞安用同样庄重的语气回答。

“她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她已决定抛弃过往，跨越她的恐惧，成为见习生。”

“她是否了解自己的恐惧？”

“她不曾面对过这些，但她愿意一试。”

“那么，就让她面对自己的恐惧吧！”

雪瑞安在距离拱门两幅之处停下脚步。奈妮薇也跟着停下来。“你的衣服。”雪瑞安低声说，但她的目光并没有转向奈妮薇。

奈妮薇这才想起雪瑞安在来此之前告诉她的事情，她的脸颊立刻变得通红。她匆忙地脱下她的衣服、鞋和长袜，仔细地折叠起来，放在一边，此时，她几乎忘记面前的拱门。她小心翼翼地将岚的戒指包在衣服里，不让任何人看到它，当她仔细完成这些事后，特法器仍旧不动声色地在那里等着她。

奈妮薇赤足站在石板地上，一阵阵寒意从脚底传来，让她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。但她仍旧挺直身体，并放缓呼吸的节奏，她不会让这里的任何人看出她正感到害怕。

“第一次，”雪瑞安叮咛道，“代表过去，回来的路只会显现一次。坚定你的心志。”

奈妮薇犹豫着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她才迈步向前，穿过拱门，走进那片白光之中。光芒将她包围，仿佛空气本身在闪闪发亮般，让她有如沉陷在光明之中。到处都是光，光就是一切。

当奈妮薇回过神来，意识到自己身上一丝不挂，又看到眼前的景况时，她吃了一惊。她有些骇然地打量着四周。她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堵石墙，石墙的高度是她身高的两倍，表面非常平滑，看上去似乎是用一整块完整的岩石所雕刻出来的。她的脚趾能感觉到粗糙而积满灰尘的岩石地面。头顶上铅灰色的天空显得呆板压抑，放眼望去，找不到一丝云彩。挂在半空中的暗红色太阳显得臃肿浮肿。在她的面前和背后，各有一处信道，信道前立着短粗的方形石柱。墙



壁限制了奈妮薇的视野，她只能看见前后的地面都从她脚下开始向下倾斜。透过面前的通道，奈妮薇还能看到更多的厚墙和墙壁间的走道。她正身处于一个巨大的迷宫之中。

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会来到这里？这时，另一个念头出现在她的脑海，仿佛另一个声音般回响在她的耳际。出去的路只有一条。

奈妮薇猛力摇头，“如果只有一条路能够出去，那我绝不会只是站在这里就能将它找出来。”幸好，这里的空气干燥且温暖。“我希望能在遇见其他人之前先找到几件衣服。”她喃喃地说道。

恍惚间，她想起小时候在纸上玩迷宫游戏的情景。她记得有个方法能让一个人顺利地在迷宫中找到出路，但她就是想不起来，那到底是什么方法。过去的事情全变得一片模糊，仿佛是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的事。她用一只手轻抚着墙面，迈步前行。尘土在她脚下腾起一团团灰烟。

在石墙上的第一个通道入口处，她发现里头的走道和她脚下的毫无差别。奈妮薇深吸一口气，走了进去。接着，她就这样又走过了几条完全相似的通道，终于来到一处与先前的迷宫有所不同的地方。奈妮薇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岔路，她选择了左边的通道，走到尽头，道路再次岔开。她又选择了左边。最后，在第三个岔路口，她踏上左边的通道，来到一座没有任何出口的石墙前面。

奈妮薇只得返回最后一个岔路口，选择右侧的通道前进。这一次，她连续走了四次右转的岔路，最后仍走进一条死路的尽头。这次，她并没有马上回头，而是对着面前的石墙怒目而视。“我怎么会来到这里？”她大声问道，“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”出去的路只有一条。

再一次，她转过身，她确信有个方法能帮她离开这座迷宫。于是她又返回最后一个岔路口，她转向左侧，然后在下一个路口转身向右。她就这样不停地前进，先转向左侧，再转向右侧，左侧，右侧。

这个法子看来确实发挥了作用。至少，她已经走过十几个路口，仍然没有看到死路的迹象。这时，又一个路口出现在她面前。

她的眼角瞥见一丝闪动。当她转身去看的时候，出现在她眼前的只有平滑石墙间铺满灰尘的走道。她开始踏上左侧的通道……这时突然又瞥见另一次的晃动。她猛转过身，还是什么都没看见，但这次，她确信有什么人就跟在她身后，一直跟着她走到这里。想到这里，奈妮薇神经质地突然跳起来，拔腿就往相反的方向奔去。

一次又一次，奈妮薇视线边缘出现了某种正在移动的东西。她转头想看清那是什么，但眼里看见的却永远都只是一片空白。奈妮薇只得全力狂奔。当她

还是个女孩时，在两河可没有哪个男孩能跑得比她快。两河？那是什么？

一个男人从她面前的通道走出来，他的黑衣上散发出一股发霉的腐臭气味，他的模样已经老朽不堪。皱纹堆积的皮肤如同羊皮纸般紧绷在他的头颅上，仿佛那皮肤下根本没有一丝血肉，干燥易碎的头发稀疏地挂在生满疥癣的头皮上。他的眼珠深陷在眼窝里，仿佛正透过两个深洞，向外窥看这个世界。

奈妮薇停下脚步。凹凸不平的地面磨痛了她的脚掌。

“我是阿极罗，”他朝奈妮薇露出一丝微笑，“我为你而来。”

奈妮薇的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膛。他是弃光魔使之一。“不，不，这不可能！”

“你是个漂亮的女孩，我会好好享受你的。”

突然间，奈妮薇想到自己一丝不挂。她惊呼一声，面容因愤怒和羞愧变得通红，转头便冲进离她最近的一条岔路。疯狂的笑声一直紧跟着她。她拼尽全力，却怎么也甩不掉身后拖曳的脚步声。一阵阵淫邪的话语从她身后传来。虽然她听不清楚，但那腔调却早已让她的胃肠挛缩在一起。奈妮薇拼命想找出离开的道路。她在奔跑中紧握拳头，狂乱地搜寻四周。出去的路只有一条，坚定你的心志。但她面前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无穷无尽的迷宫。她竭力前奔，想躲开他污秽的言辞。慢慢地，恐惧完全代替了愤怒。

“烧了他吧！”泪水从她眼角落下。“愿光明烧了他！他不能这样！”在她内心深处，她感觉有某种东西正在绽放，她的胸怀正在向光明敞开。

奈妮薇转过身，咬紧牙关。在她面前，是狂笑着蹒跚追来的阿极罗。

“你不能这样！”她朝弃光魔使挥出拳头，握在一起的五指蓦然张开。当奈妮薇看到一团火球从她掌中飞出的时候，她自己也吃了一惊。

那团火球在阿极罗的胸口爆开，将他击倒在地，但弃光魔使马上就用手支撑着身体，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。看他的样子，仿佛在他胸口燃烧的火焰丝毫不曾影响到他。“你竟敢如此？你竟敢如此！”他不住地颤抖着，嘴角流下一道道黏滑的唾液。

突然间，乌云布满天际，仿佛卷起重重险恶的黑浪。闪电从云间落下，朝奈妮薇的胸口直击而来。

这一切都发生在一次心跳的时间里，但奈妮薇觉得时间仿佛突然停滞，仿佛这一次心跳永远也不会结束。她感觉到体内那股阴极力的洪流，她也感觉到体外那道闪电的洪流。刹那间，她改变了它们流动的方向，时间突跃向前。

在巨大的爆裂声中，闪电将阿极罗头顶的岩石击个粉碎。弃光魔使瞪大一双骷髅眼睛，向后连退了几步。“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”闪电朝他站立之处重重击下，他猛地向后跳开，而方才还在他脚下的岩石顿时被轰成了一堆碎片。

奈妮薇用冰冷的眼神凝视着面前的怪物。阿极罗只得仓皇逃走。

阴极力充溢在奈妮薇体内。她能感觉到身边的岩石、空气，感觉到流窜在它们之中的至上力，它们就是由那些至上力构成的。她也能感觉到阿极罗正在……做些什么。这种感觉非常模糊，仿佛阿极罗离她很远，又仿佛那是她永远也不可能真正理解的东西。但她已经明白了至上力在她身边的运作状况，知道了这些事物的本质。

突然间，奈妮薇脚下的大地隆隆作响，猛然抬起。她面前的墙壁轰然崩塌，大堆石块封锁了她的道路。奈妮薇爬上石堆，不在乎手脚被尖锐的岩石边缘割得鲜血淋漓。她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正在逃遁的阿极罗。一阵强风吹起，嚎叫着朝她直扑而来，刮磨着她的双颊，让她眼中充满泪水。奈妮薇竭力稳住被风吹得摇晃不定的身体；她再一次改变洪流的方向，只见阿极罗立刻栽倒在地，仿佛一株被连根拔起的灌木。奈妮薇碰触到在地下的能量流动，并将它纳入自己的控制中。阿极罗身边的石墙连连倒塌，巨大的石块将弃光魔使封锁在其中。闪电随着奈妮薇眼中的怒火连片落下，击打在阿极罗四周，爆起的碎石火花离他愈来愈近。奈妮薇能感觉到，阿极罗正拼尽全力将闪电朝她这边推来，但耀眼的电光仍然一步不停地移向弃光魔使。

奈妮薇这时发现右方闪出一处光点，那是石墙倒塌后露出来的某样东西。

奈妮薇能感觉到阿极罗此刻的衰弱，感觉到他的反击中所蕴含的惶恐和慌乱。但她知道，敌人并没有放弃，如果她现在将他放走，他很快就会恢复原先的力量，再次对她展开袭击，直到奈妮薇耗尽力量，再也无法击败他，直到他能放心大胆地对奈妮薇为所欲为为止。

一道银色的拱门出现在原先只是一堆石块的地方，柔和的银光从那儿不断散发出来。回去的路……

奈妮薇知道弃光魔使已经放弃了攻击，他正动用全部力量抵挡她的进攻。但此刻阿极罗的力量就连保护他自己都不够了，他已经无法挡开她的闪电袭击。现在，他正爬过身后的石块，想赶快逃开。但奈妮薇的闪电又落在他的身上。

回来的路只能显现一次，坚定你的心志。

闪电不再落下。奈妮薇的视线离开瘫倒在地上的阿极罗，转向那道拱门。当她再次转回目光，刚好看到阿极罗跌到石堆后面，消失了。奈妮薇愤怒地呼出一口气。这座迷宫的绝大部分还完好无损，而她和弃光魔使所造成的瓦砾堆也不下百处，到处都是绝佳的藏身之地。如果想再找到阿极罗，一定会耗费她许多时间。但奈妮薇确信，如果她现在没有找到这个敌人，他早晚也会找上她。

那时，他将恢复全部力量，并在她措手不及的时候对她发动偷袭。

回去的路只会显现一次。

奈妮薇惶恐地回头看了一眼，发现那道拱门还在，她才松了口气。如果她能很快找到阿极罗……

坚定你的意志。

奈妮薇怒吼一声，爬下石堆，走向拱门。

“无论是谁把我扔到这里来，”她喃喃地说道，“我都会让她们羡慕阿极罗将有的遭遇。我会——”她走进拱门。光芒将她吞没。

“我会——”奈妮薇走出拱门，停下脚步，打量着四周。一切都如同她原先所记得的——银色的特法器、两仪师、圆顶房间。所有空白的记忆瞬间回到奈妮薇的脑海，而此刻她走出来的，正是刚刚她走进去的那道拱门。

红宗两仪师高举一只圣杯，将清凉的净水倾注在奈妮薇的头顶。“你由此得到洁净。”两仪师的唇间流出如歌的韵律，“你做的错事，你受的伤害，都将离开你。你的罪，为你而犯的罪，都在此时随水流去。你走向我们，以你纯净的身，纯净的心，纯净的魂。”

无色的水滑过奈妮薇的肌肤，随着少女肉体的颤抖滴落下去。

雪瑞安带着欣慰的笑容握住奈妮薇的手臂，但初阶生师尊的语气却没有半点和缓：“到目前为止，你表现得还不错，能回来，确实值得恭贺。记住你的目标，我相信你会继续有优秀的表现。”说着，这位红发女子又带着奈妮薇绕过特法器，来到另一道拱门前。

“那也太真实了吧！”奈妮薇低声嘀咕。她还能记得在那里发生的每件事，记得如同呼吸般轻松导引至上力的过程，也记得阿极罗，还有他想对她做的事情。奈妮薇又哆嗦一下，“那是真的吗？”

“没有人知道。”雪瑞安回答，“在记忆里，所有这些都和过往的事实一般无二。有些人在出来的时候，身上还带着在那里头所受的伤，而有些人，明明记得自己受了碎肉裂骨的伤害，出来时身上却连个小伤口都没有。每一次，每一位走进来的女子，在出来的时候都会有所不同。古老的传说中曾经提到，有许多世界同时存在，也许这件特法器会将我们带到那些世界去。但如果是这样，它也一定是按照某种非常严格的规则，将你从一个地方送往另一个地方。我相信，你刚才的经历不是真的。但，你也要记住，无论那些事情是否真实，那里所存在的危险，和真实世界中一把能刺穿你心脏的匕首并无差别。”

“我在那里导引了至上力，而且我很容易就做到了。”

雪瑞安踉跄了一步。“这不可能，你不该还能记得自己有导引的能力。”她仔细审视奈妮薇，“且你并未因此而受到伤害。我仍能感觉到你的这种能力，就像以前一样强大。”

“听你的说法，这好像是件很危险的事情。”奈妮薇缓缓说道。雪瑞安犹豫了一下，才开口回答：

“我们向来不认为有必要对这件事进行警告，因为你不可能还记得关于导引的事情。但……这件特法器是在兽魔人战争时被发现，我们的档案里还保存着当初对它进行检测的记录。第一位走进去的姐妹受到了尽可能强大的保护，因为没有人知道在里面会发生什么事。她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记忆，当她在里面遇到危险时，她导引了至上力。而她一出来，她的导引能力却荡然无存，她甚至再也感觉不到真源。第二位走进去的姐妹同样受到了防护，也同样被毁掉了导引至上力的能力。第三位姐妹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走进去，她在里面忘记了导引的能力，但当她回来的时候，身上却毫发无伤。所以，我们才会让你去掉身上的一切保护之后再进去。奈妮薇，不要在那件特法器里继续导引至上力了。我知道，你在里面很可能会忘记我的叮嘱，但你要尽力记住。”

奈妮薇咽了咽口水。她还能记得那里的每件事，记得她曾经忘却的一切。“我不会再导引至上力了。”她说。如果我还能记得的话。她真想歇斯底里地大笑一场。

她们来到下一道拱门前面，充盈在里面的光辉依旧稳定而柔和，雪瑞安给了奈妮薇一个警告的眼神，便留她独自一人站在拱门前。

“第二次代表现在。回来的路只会出现一次。坚定你的心志。”

奈妮薇盯着银光闪烁的拱门。这次里面会出现什么？其他人都在看着她，默默地等待着。她毫不迟疑地走进了那片银光。

奈妮薇惊讶地望着身上朴素的棕色衣服，又打了个冷颤。这是她在家乡时所穿的衣服。回去的路只会出现一次。

奈妮薇巡视一下周围，不禁笑了出来。她正站在伊蒙村的绿坪边缘，身边全都是茅草屋，而酒泉旅店就在她前面不远处。这家旅店坐落在草原中央突出来的岩基上。酒泉河在旅店旁边的柳树下，缓缓向东流淌。村中的街道上空荡荡的，人们在早晨的这个时候应该都还在家里忙着起床后的家务。

奈妮薇看着旅店，笑容逐渐淡去，她感觉到一种荒凉已久的萧条气氛。旅店外墙上的白灰块块剥落，一扇百叶窗松垮垮地垂在窗框上，残缺的屋瓦中露出一根腐烂的屋椽。布朗出了什么事？难道说，他把精力都花在村长这个职位

上,而忘了打理自己的旅店?

这时旅店大门被打开,森布从里头走出来,他一看见奈妮薇,便愣住了。这位老茅屋匠看起来像长满瘤的粗皮老橡树。他望向奈妮薇的目光不是很友善。“你终于回来了,是不是马上又要离开呀?”

森布径自从奈妮薇身边走过。奈妮薇则紧皱双眉,望着他吐在自己脚边的唾沫。森布并不是个和善的人,但他也很少会有如此粗鲁的表现,至少从来没有在她面前失礼过。奈妮薇随着他远去的背影朝四周望去,发现了更多荒凉的迹象。需要整修的茅草屋,长满杂草的院子,亚卡夫人家的屋门斜倒在一边,只剩下一根残破的铰链勉强连在门框上。

奈妮薇摇摇头,推门走进旅店。我要和布朗好好谈谈村里的事情。

旅店大厅里只有一名女子,粗大的灰色发辮垂在她的肩后,她正在擦一张桌子。不过,仔细打量她呆望着桌面的眼神,奈妮薇觉得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放眼望去,整个屋子里似乎都布满灰尘。

“玛琳?”

玛琳·艾威尔吓了一跳,抬起头盯着奈妮薇,她看上去比奈妮薇离开时苍老许多,脸上也透出一种难以掩饰的疲惫。“奈妮薇? 奈妮薇! 哦,真的是你。艾雯呢? 你有没有把她带回来? 告诉我,她和你一起回来了。”

“我……”奈妮薇将手掌放在额前思考着。艾雯在什么地方? 她应该要知道的啊!“不,不,我没有带她回来。”回去的路只会出现一次。

玛琳倒坐在一张直背椅子上。“自从布朗去世以后,我是那么想念她……”

“布朗死了?”奈妮薇几乎无法想象这件事,那位总是满脸笑容的胖先生那副可亲可敬的样子,看上去永远都不显老。奈妮薇不禁懊丧地哀叹了一声,“我不该离开的。”

玛琳从椅子上跳起来,跑到窗前,望向外面的绿坪和村舍。“如果麦莉娜知道你在这里,我们俩都会有麻烦的。刚才森布跑去找她了,森布现在是村长。”

“森布? 那些羊毛脑袋的男人怎么会选森布当村长?”

“是因为麦莉娜的关系,她操纵着整个妇议团,那些女人逼着她们的丈夫选森布当村长。”为了让自己的视野尽量开阔一些,玛琳几乎将整张脸都贴在窗户上。“愚蠢的男人根本不在乎他们把谁的名字放进了选票箱里。我想,大概每个选森布的人都以为只有自己的老婆在逼他投森布一票,他们以为,只有一个人的愚蠢行为应该不会影响大局。现在,他们应该学聪明一些了,我们都该学聪明一些。”

“谁是麦莉娜? 她怎么能控制妇议团? 我从没听过这个名字。”

“她来自望山。她是这里的乡……”玛琳从窗口转过身来，不停揉搓着自己的双手。“麦莉娜·雅拉是这里的乡贤，奈妮薇，你很久都没回来……光明啊，我只希望她不会在这里找到你。”

奈妮薇惊讶地摇着头：“玛琳，你害怕她。你在发抖，她是什么样的女人？为什么妇议团会推举她这样的女人当乡贤？”

玛琳苦笑了一下：“我们一定是疯了。麦莉娜在玛夫拉·马伦回戴文骑的前一天来看玛拉。那一晚，有几个孩子生病了，麦莉娜一直在看护他们。随后，我们的羊开始一只只死去，麦莉娜又帮我们照看羊，我们就很自然地选了她，但……她只知道恃强凌弱。奈妮薇，她总是用恫吓和威胁的手段强迫大家按照她的想法行事，她会不断逼迫你，不断逼你，直到你精疲力竭，再没有力量反对她为止。更可怕的是，她打倒了奥波特·卢汉。”

一个画面在奈妮薇的脑海中闪现，那是奥波特和她的丈夫铁匠哈兰，奥波特几乎和哈兰一般高，身材也相当魁梧，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到她俊俏的模样。“奥波特几乎跟哈兰一样壮实，我不相信……”

“麦莉娜并不是一个强壮的女人，但她……她非常凶暴。奈妮薇，那时，她在绿坪上用一根棍子追打着奥波特，我们都不敢去劝阻她，后来布朗和哈兰赶来了。他们说，麦莉娜一定要离开这里，即使他们必须直接干涉妇议团的决议，他们也要逼她离开。我想，其实那时妇议团中应该有不少人是赞同布朗和哈兰的。但布朗和哈兰却在当晚都病倒了，然后在同一天便去世了。”玛琳紧咬嘴唇，四处张望，仿佛在寻找是否有人躲在附近，她的声音愈来愈低。“麦莉娜为他们调配草药。她说，虽然他们出言反对她，但她的职责是照料病人。我看见……我看见她带走的药渣里有灰茴香。”

奈妮薇倒吸了一口气。“但……玛琳，你确定吗？你真的看见了灰茴香？”面前的女子点点头，泪水早已湿透了她脸上的皱纹。“玛琳，如果你怀疑那个女人毒死布朗，你为什么不向妇议团控诉？”

“她说布朗和哈兰没有行在光明之中。”玛琳喃喃地说道，“她说，他们诋毁乡贤，所以才死于非命，是光明抛弃了他们。她总是在谈论各种罪行。她说培特·亚卡有罪，说他在布朗和哈兰死后继续诋毁她。但培特只是说过，她无法像你那样治疗病患。只是这样，她便在他家的大门上画了龙牙，所有人都能看见她的手指上沾染了炭黑。培特的两个儿子不到一周后也死了，就死在打算叫他们起床的母亲面前。可怜的妮拉，我们找到她的时候，她正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，又哭又笑，尖声叫骂培特是暗帝，是他杀死她的儿子。然后，培特在第二天就上吊自杀了。”玛琳不停地打着哆嗦，她的声音愈来愈小，小到奈妮薇都快

听不见了。“我还有四个女儿，和我一起活在这个屋檐下，她们还活着，奈妮薇。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她们还活着，我现在只想让她们继续活下去。”

奈妮薇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。“玛琳，你不能容忍她继续作恶下去。”回去的路只会显现一次。坚定你的心志。奈妮薇推开这个念头。“如果妇议团齐心协力，你们就能赶走她。”

“齐心协力，对抗麦莉娜？”玛琳的笑声听起来像在哭一般，“我们全都怕她，但她对孩子们却很好。这些日子来，总有孩子生病，而麦莉娜总是尽力照顾他们。但我还是经常想起当你是村中的乡贤时，那时几乎没有人会死于疾病。”

“玛琳，听我说，你难道不明白，为什么村里总是有孩子生病？如果她不能让你们害怕她，她就会让你们以为你们需要她来照看这些孩子们。孩子们的病都是她干的，玛琳，就像她对布朗所做的那样。”

“她不能这样，”玛琳的呼吸变得异常急促，“她不会的，她不会伤害那些孩子的。”

“她会的，玛琳。”回去的路——奈妮薇拼命压制着这个念头。“妇议团里有没有不怕她的人？还有谁肯听我一句话？”

玛琳回答：“没有人不怕她，但珂琳·艾玲也许会听听你的建议。如果她赞同你，也许她能再带动两到三个人。奈妮薇，如果妇议团中有足够的人赞同你，你会回来继续当我们的乡贤吗？我想，你应该是惟一个不会屈从于麦莉娜的人了。即使我们知道你说的是事实，我们也不敢单独反抗她，你不知道她的恶行恶状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回去的路——不！这些是我的同胞！“披上你的斗篷，我们现在就去找珂琳。”

玛琳在离开旅店的时候，仍然有些犹豫不决，奈妮薇好不容易把她拉出门，她却只是缩着身子，在屋檐下偷偷地往前走，不时还会停下来，小心地打量四周的情况。

在前往珂琳家的路上，奈妮薇看见一名骨瘦如柴的高个子女人，她正从绿坪的另一侧朝旅店走去，手中拿着一根粗长的柳木棍，不断挥打着地面上的野草。虽然连她身上的衣服也无法掩饰她棱角嶙峋的骨架，但那一根根钢丝般紧缠在骨头上的肌肉，却给人一种可怕的力感。她鼻子下面的那个器官，与其说是嘴，倒不如说是一道长而深的刀疤，而森布正紧跟在她身后。

“麦莉娜。”玛琳将奈妮薇拖到两栋房子间的夹缝里，向她低声耳语，仿佛害怕自己的声音会越过绿坪，被那个女人听到。“我就知道，森布是去找她了。”

奈妮薇突然感觉到了什么，她转头望去。在她身后，一道白银拱门正立在



这两栋房子之间，闪耀着柔和的白光。回去的路只会出现一次。坚定你的心志。

玛琳发出一声低微的尖叫：“她看见我们了，光明帮助我们，她过来了！”

那高个子女人跨过绿坪，将莫名其妙的森布甩在身后，她脸上露出了某种确定的神情。她走得并不快，仿佛她知道面前的两个人已经无路可逃，每迈出一步，残酷的微笑在她脸上堆积得就更多一些。

玛琳拉着奈妮薇的袖子：“我们逃走吧！先找个地方躲起来。奈妮薇，快点，森布一定已经告诉她你是谁了。现在村里只要有人提起你的名字，都会招致她的憎恨。”

银色的拱门吸引住奈妮薇的视线。回去的路……她拼命摇着头，试着回想。那不是真的。她看着玛琳，恐惧扭曲了这名女子的面容。坚定你求生的心志。

“快点，奈妮薇。她看见我跟你在一起了。她——已经——看见——我了！快点，奈妮薇！”

玛琳瑟缩的躯体紧贴在奈妮薇身边。我的同胞。拱门在闪耀。回去的路。那不是真的。

奈妮薇一声呜咽，猛地从玛琳手中抽出胳膊，冲进那一片银光之中。

玛琳的尖叫声紧随在她身后：“为了光明，奈妮薇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”

白光浸没了奈妮薇。

奈妮薇失神踉跄地走出了拱门，她身边还是那些两仪师，那个圆顶房间。玛琳最后的喊叫仍刺戳着她的耳膜。当冰冷的清水从她头顶落下的时候，她甚至忘记了颤抖。

“你的虚荣随水流去，你的野心随水流去。你走向我们，以你纯净的身，纯净的心，纯净的魂。”红宗两仪师向后退去。雪瑞安迎上前来握住奈妮薇的手臂。

奈妮薇哆嗦了一下，随后才看清身边的初阶生师尊，她双手揪住雪瑞安的领子，“告诉我，那不是真的，告诉我！”

“很糟糕是吗？”雪瑞安松开女孩的双手，仿佛她早已习惯了受试者有这种反应，“情况总是会变得愈来愈糟，而第三次则是最糟糕的。”

“我抛下我的亲友……我抛下我的同胞……只为了回到这个末日深渊里来。”不要这样，光明啊，那不是真的。我没有……我一定要让沐瑞为此付出代价。一定要！